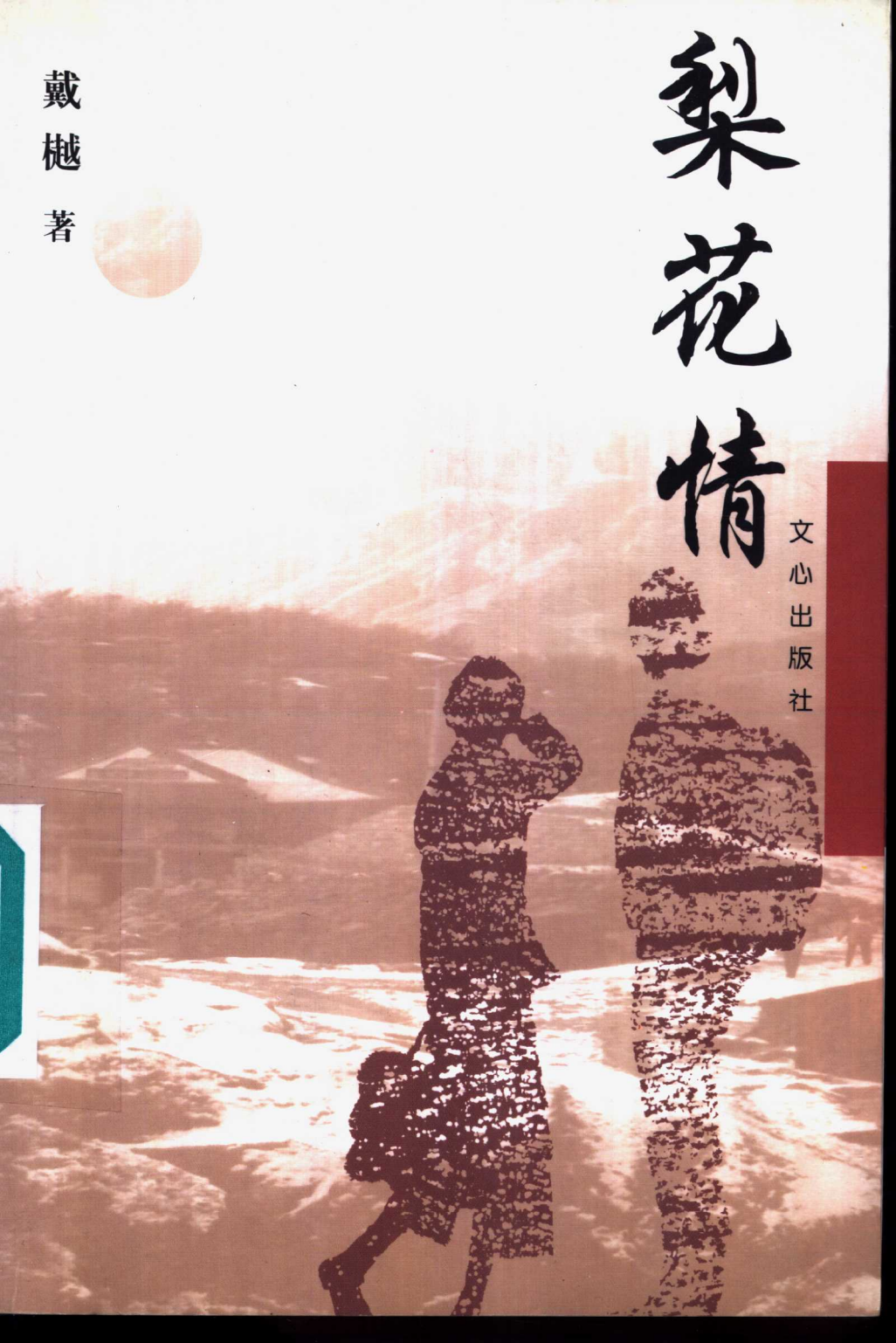


梨花情

文心出版社

戴
樾
著



I247.57/372

梨花情

戴
樾
著



434502

文
心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梨花情/戴樾著. — 郑州: 文心出版社, 2000. 12
ISBN 7 - 80537 - 850 - 9

I. 梨… II. 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6439 号

梨花情

戴樾 著

文心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编 450002)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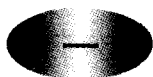
字数: 238 千字 印数: 1—1 000 册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1

阔别四年，这个面庞清秀、举止文雅的姑娘丁雪梅又回到了群山环抱的延华县城。

延华县城也好，康镇火车站也好，街上的店铺也好，留给丁雪梅的印象丝毫没有淡漠，特别是路上来来往往的乡亲们，都似曾相识，丁雪梅激动得几乎要和他们打招呼，告诉他们：“我又回来啦！”

说延华是县城，哪里又有城呢？早年间也不过是一个荒僻的小镇罢了。丁雪梅和江春生曾多次到过这里，当时只觉得好玩，可以买些零星什物回去，便把到这里来称为进城。

延华县城之所以从一个荒僻的小镇发展成为县城，就是由于它是个交通中心，有几条路都是在这里交叉而过，交通的方便促使它成为全县最“繁华”的地方。可是丁雪梅第一次随江春生进城的时候，颇为惊讶这县城竟然如此之小，而且显得那么破旧。今天，重返故地，她并没觉得小，更不觉得好玩，她只希望那破旧的景象早日消除净尽才好。

她的来临，县里的领导同志颇为重视。她是今年分配到这里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不过好心人曾对新调来的县委书记李振华同

志说：“你只要保住现有的大学生不‘飞’，也就算不错了，还指望有更多的大学生来吗？”

李振华和老县长黄建中都是相当有雄心的人，为了改变延华县的面貌，黄建中曾多次倡导修本县的“红旗渠”，但始终未能如愿。

李振华来了之后，黄建中感到有了支持者，于是又开始着手筹划，李振华说只修一条红旗渠不够，还得修第二条红旗渠。

“老李，你比我还能放炮，我已经被人家说成是‘大炮’了。”

“双炮将不是更厉害嘛！”

丁雪梅来前不久，李振华从市里开会回来，放下背包，就和黄建中兴致勃勃地谈起来。

“老黄，这次会议太重要了，这是市里首次召开的关于山区中小学教育的会议，在《京都日报》第一版上，专门刊登了消息。看来，当前的形势对咱们很有利，在80年代，咱们这山区教育要大发展了。老黄，真是太高兴啦，市里答应给咱们一批大学毕业生。有个女大学生，原来在梨花沟插过队，这一回点着名要回到咱们这条条件最艰苦的深山区里来呢！”

黄建中听了当然非常高兴，而使他更高兴的是，他们所说的这位女大学生，竟然说来就来了。

一提到大学生，黄建中往往就和调离本县的那些大学生联想起来。这一次，居然有人主动来，而且是提前报到，他怎能不热情地招待呢？

县里的热情招待是丁雪梅意想不到的。两位县领导和她谈了许多，介绍了全县的远景规划，并着重谈了发展教育的设想。特别是县委书记的谈话，颇为鼓舞人心，她听了之后非常激动。丁雪梅也提出了她想去梨花中学任教的要求。

两位领导闻言相视而笑。

丁雪梅不解，连忙说：“不能派我到那里去吗？那就随便派我去哪所中学都行，我会服从分配的，刚才我只是说说我的希望。”

黄县长放声大笑起来，说：“求之不得呢，求之不得呢！”

“老黄，你看，有老马那样的校长，又来了雪梅同志这样的教师，那所中学还愁办不下来？你赶快跟老姚商量商量去吧。”

“还商量什么，叫他马上开介绍信就是了。”

丁雪梅为什么那样热切地希望到梨花中学去任教呢？原来她1975年高中毕业后，便来到延华县梨花沟村插队。1978年，她考上了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她自愿回到这延华县。两年多的插队生活，她便和梨花沟的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离别四年中她没有忘记这里的乡亲们，尤其使她不能忘怀的是那山区文化落后的情况，所以她现在极力要求到梨花中学去。

此刻，丁雪梅真是兴奋极了，倒不单单因为受到了热情的招待，而是遇上两位雄心勃勃的县领导，对自己如此的支持，她简直有些喜出望外了。

既然已经来到了县城，怎能不去看望几年来从不曾忘记的徐敬如老师呢？她抽时间去了一趟县一中。徐敬如现在已经是校长了，她像母亲见了重又归来的女儿一样百般亲热，当年高考时的情景此刻自然成了她们的谈话内容，徐老师还问起另外四个考生，特别是临别时对她恭恭敬敬表示谢意的那个男同学江春生，丁雪梅都一一作了回答。徐老师嘱咐她要好好工作，今后如有什么困难，她会尽量帮助的。

别了徐老师以后，晚饭前，丁雪梅又匆匆给江春生写了从山乡发出的第一封信。

2

春生：

我们好像分别很久了，细一想，还不到一天呢。

我在县城见到了县委书记和县长，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看得出，县里对大学生是寄予厚望的，今后真得兢兢业业好好工作。今天，我越发觉得咱们应该来。

县长就是原来的那位黄副县长，已提升为正县长了。县委书记是新来的，岁数看上去比县长小得多，有着两道犀利的目光。

他们欢迎我，欢迎我这普普通通刚毕业的学生，竟然那么热情。可是你别以为他们对我说的都是好听的话。县长说，我将遇到的困难要比我想的大三倍五倍乃至十倍。县长说话直截了当，县委书记的话却十分幽默而又耐人寻味，他说，如果脚跟站不稳，很可能被一阵风吹跑的。

县委书记还有一段话，你听听：“雪梅同志，你是大学文科的学生，用文绉绉的语言讲，这山路是荆棘丛生；用当地老乡的土话说，山弯小道上到处是酸枣棵子和蒺藜枸杞子呀。谈一谈是满有文学气味的，走一走可就没那么多诗情画意了。”他说得多有意思啊！

春生，我太兴奋了，我真的被批准去梨花中学了，你应该为我高兴吧！

我争取明天就下去，来信寄到那里就行了，快点儿给

我回信。在来县城的路上，坐在长途汽车里我就给爸爸写了一封短信。我不在家，两边的老人你就替我多照顾一下吧！春生，我就像两个人一样，一个决心到山乡来，一个真舍不得离开家里的老人和你，矛盾极了。这话你可别说出去。

春生，有的话本来不想跟你说，可是对于你，我这心里存不住话。临来前，我去小雯家，小雯十分苦闷，万万没想到，都准备结婚了，她和她的男友竟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她问我：“你们分开了，你就不担心会发生什么变化吗？”我说我很自信。她说：“别太自信了吧，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都会发生的！”春生，你说小雯的这种忠告有多可笑啊，我们之间怎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呢？

此时此刻，丁雪梅的的确确相信他们之间绝对不可能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的，不管分离多远多久，哪怕是石烂海枯。

入夜，丁雪梅被安顿在县委招待所。条件很差，别的且不说，就连电灯也只亮了一会儿便因停电而熄灭了。

度过如此不寻常的一天，她如何能像平常一样地安然就寝呢？

她想起临来延华县的前一天，似乎将去远征一样，中午去江春生家吃饭，下午回到自己家中吃晚饭。饭后闲谈了不多久，她便催江春生快点儿回去。

她送他走下楼来，不安地说：“我真后悔，不该那么激动。”

“当时我真怕你哭出声来，幸好妈妈的情绪比较稳定，又有陈大婶在一旁说些打趣的话，你没注意大婶的女儿淑芬一个劲儿地

催你快走？她真懂事。”

“不知怎的，我突然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

“控制不住也得控制。咱们不能只顾抒发自己的情感，也要考虑到老人家。你这次去，和前几年去不一样了，老人家在感情上或许比我们还承受不了呢。小梅，别再流泪了，要快快活活的。”

送走江春生后，丁雪梅慢慢地走上楼来。

他们住在三层一个两居室的单元房里，父亲住在大间，女儿住在小间。

她回到自己的卧室后，环视屋中的一切。书桌上的台灯、日历、笔筒、墨水瓶，墙边小衣橱上的镜子、梳子以及搽面的油盒等，一样一样地看过，全摆得整整齐齐。这些日常使用的东西本应带去的，江春生劝她一件也别拿走，免得走后老人进来有空寂之感，她觉得这主意好。书柜里有些书是不得不带走的，于是将一直放在床下纸箱里的旧书重又拿出来，仍把书柜摆得满满的。总之，一切保持原样，就好像她一会儿就会放学回家来似的。

说真格的，她舍不得离开这间小屋，她在这小屋转来转去，最后目光停在那洁白墙壁上挂着的一张照片上。她站起身走近前，仰脸凝视，那是儿时她和爸爸妈妈的合影。

她有不少的照片，都珍藏在相册里，早已装在将带走的小皮箱中了。墙上挂的这一张，她也很想带走，只是一直犹豫着，此时好似下了很大的决心，踮着脚从墙壁上取了下来。

放在哪里好呢？想来想去，只有放在淑芬送给她的大挎包中随身带着了，但，也不成，碰碎了镜框怎么办？

她重又坐在床沿上，凝望着空空的墙壁，不行，不能带走，爸爸进来一看这屋该不是原样了。呀，送春生回来，这么半天，也没见着爸爸，爸爸一个人在屋里干什么呢？

想到这里，她连忙放下照片，起身走到爸爸屋门前，一看，爸爸默然坐在沙发上，一只手夹着一支香烟探出扶手外，另一只手搭在另一侧的扶手上，目光投向屋角，似乎注视着什么。

其实，他什么也没看，而是沉浸到往事的回忆中去了。女儿即将奔赴的山乡恰是他和妻子当年一起参加土改的地方，此刻他又想起他和妻子初次相见时的情景来。

3

土地改革的时候。

程大爷的山屋里。

程大爷正催着庄静为他写春联，延华县县委书记郑兴同志领着丁峻峰走进来，说：“老程，这小丁也是大学生，从今天起，就来你们这里工作。”

庄静闪动着眸子不住地打量这个身着蓝色干部制服神情庄重的青年，他在亲切地和程大爷说着话。

程大爷可乐了：“太好了，太好了，大学生一个跟着一个来，这一回写春联可不发愁了，张瘸子也别再想敲咱们穷人的竹杠啦！”

两个年轻人感到诧异，问是怎么回事。

程大爷便把前因后果讲了起来。

“咱们这梨花沟北头，从祖辈起就没有一个念书的人，连个立圣人牌位的地方都没有。前些天斗倒的那个张海仁，是梨花沟南头的财主，只有他们家才请得起老师。他的大儿子摔断了腿，人们背地里都叫他张瘸子，当面可得称他‘张大先生’。有一年，我求他给写副春联，张瘸子脸一仰，说什么，谁求他写都行，一副春联一斗

小米。在咱们这山沟里，穷人连饭都没的吃，谁拿得出一斗小米去写春联，这不是成心难为人吗？”

虽然事情早已过去了，提起来依然余怒未息，说到这里程大爷提高了嗓门。

“想憋咱们穷人，咱们就用老办法。”

老人气呼呼地转身从桌子上拿起一只粗黑瓷饭碗，捏着碗边，将碗底在砚台盖上蘸了又蘸。

两个年轻人愣愣地看着，不知老人要干什么。

程大爷举起蘸好墨汁的碗底，像盖图章似的就要向桌上已铺好的红纸上印去，忽地又停住了，他把另一只粗大的手掌展开，将碗底在掌心上连连印出了三个黑黑的圆圈，这三个黑圈呈“品”字形。

他伸着这手掌对两个青年说：“你们瞧，这叫‘连环套’。一个‘连环套’算一个字，长幅的盖上七个，短幅的盖上五个，老远一看也像字，贴起来，取个吉利，照样过年。”

程大爷讲完之后，屋内一时沉寂。

隔了一会儿，程大爷才又开口说：

“你们知书识字，今天我就让自己人给我写副春联，我非出这口气不可！”

两个年轻人终于听明白了，看来这不是一副普普通通的春联。

“小庄，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写吧！”

这姑娘却低声说：“程大爷，叫他写吧，人家一定比我写得好。”说完，脸向着程大爷，目光则瞥向新来的小伙子。

程大爷连忙站起身，从桌上抓起那支毫毛四散的笔来，硬往丁峻峰手里塞。

丁峻峰爽快地接笔在手，然而待要写时，却又迟疑起来，写什

么呢？

“写什么？”程大爷有点儿着急了，“那还不好写？写‘翻身’，写‘解放’！”

庄静眸子转了转，站起身说：“我想了一副对联，‘喜翻身，毛主席情深似海；庆解放，共产党恩重如山。’这样写行吗？”

她是对程大爷说，其实，是在回答那举笔为难的小伙子。

程大爷听了，乐得直拍手。郑兴同志也连声说“好，好”，听得出，他既称赞这对联，又夸奖这姑娘。丁峻峰向姑娘投去赞许的目光，姑娘微笑着。

丁峻峰屏气凝神，一口气写完了这二十个字。

一副崭新的对联呈现在程大爷的面前。

这位饱经风霜的老农，虽不识字，更不谙书法，面对着这副春联，两行热泪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流了下来。

丁峻峰不待催促又裁了一短条红纸，写了一个横批“大地春回”。

程大爷忙着就要打糨糊贴出去，郑兴同志笑着说：“等干了再贴吧，小心弄模糊了。走吧，咱们到乡政府开会去。”

程大爷端详着这副对联，久久不肯离去，末了，突然问小庄：“你看看，写得好不好？”

其实，这细心的姑娘早已看得够仔细了，此时应声走过来，故意又看了看，说：“真好，写得真好！”

“他们二位是有意鼓励，你也这样说，我可要脸红了。”丁峻峰不好意思地说。

“就是好嘛，至少要比我写的好多了。”

说笑间，四个人出了家门，一路向乡政府走去。

程、郑走在前面，庄、丁跟在后面。适才的一幕使这两位年轻

人很受感动，也深受启发。

“你看得出来没有？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之后，对文化的要求竟然如此强烈，文化上也应该来个大翻身。”

庄静听这小伙子的话有些见地，侧过脸直视着他。他继续说：“土改完了，要是能留在这山区当教师就好了。”

庄静窃喜，他的想法怎么与自己的心思不谋而合呢？想至此，不禁脱口说：“我也是这样想呢，将来咱们一起留下来在这山区搞教育吧！”

“那不行。”

“为什么……”

“我们不能光考虑个人的志愿，必须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她静静听着，他又补充说，“即使我们不来，组织上总会派人来的，这山区太缺文化了。”

庄静思索着走在身边这位青年的话语，暗自心喜。他们边走边聊。

“听说你是学中文的，难怪春联写得那么好！”

“是我写得好，还是你写得好？”庄静说着咯咯地笑起来。

丁峻峰也笑了，说：“你说的是‘书写’的‘写’，我说的是‘写作’的‘写’呀！”

“看你这咬文嚼字的劲儿，一定也是个学中文的吧？”

“是的，不过不像你念的是师范。”

“怎么，你这个初来乍到的，连我的情况都知道？”

“派到梨花沟来和你一道工作，事先能不了解一下情况吗？”

“听你这人说话怪有意思的。”

“那就好，今后咱们好好地在一起工作吧，如果有可能的话，将来咱们就留下来教书，想办法把山区的文化水平提上来。”

“要达到那样的目标，这山路恐怕一辈子也走不完了。”

“这一辈子走不完，下一辈接着走。”

“你这话可带点儿迷信味儿，你还相信有下辈子呀！”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自己这一辈走不完，下一辈由儿女来接着走，‘子子孙孙无穷尽焉’，总有走完的时候吧。”

“哟，你都结过婚啦！”

“谁结过婚啦？我连……”

4

女儿的脚步声打断了父亲的回忆。

“干什么站在那里不进来呀？”

“爸爸，您在想什么哪？”

女儿说着走上前来，将父亲手中的快要燃到手指的香烟拿起来，放在烟缸中熄灭掉。

“您一定是在想什么呢，爸爸。”

“我想起你妈妈来了。”

“要是妈妈还在就好了，我这一走，就剩下您……”

“小梅，你知道爸爸和妈妈开始是怎么认识的吗？坐下，让爸爸给你说说。”

父亲像讲故事一样讲给女儿听，最后才点出他的用意：“那时候是我和你妈第一次见面，自然不会想到日后的恋爱婚姻问题的。土改后组织上把我们调回市区中学里来了。当年没能留在山区教书，我就像欠下了一笔债，到今天还感到遗憾呢。三十年过去了，没想到，今天你真的接着我们去走那山路了。你先去，春生不管怎

么说迟早也总会去的，你们不就是我们的儿女嘛，小梅，你说这多有意思呀！”

若在平时，女儿也许不待父亲讲完早就咯咯地笑个不停了，此刻小梅却沉默不语。

父亲伸手去摸香烟盒，被女儿拦住。

“爸爸，以后就少抽点烟吧，戒了得啦！您要多保重身体，一早一晚的，热了少穿点儿，冷了多穿点儿，衣着也好，饮食也好，起居生活也好，都得注意。工作也别太累，千万别生病，最好连感冒也不得，感冒虽是小病，上了岁数也是经受不起的。”

父亲手托下颌，含笑地听着女儿关怀备至的嘱咐。

“喏，真是大学毕业了，变成大人啦！哈哈……”

父亲笑声爽朗，语意诙谐，是在有意识地把气氛搞得轻松愉快些。然而，不济事，女儿丝毫未受感染。

“爸，自从妈妈去世以后，在您身边的只有我，可是，我要走了……”

小梅极力克制着不让泪水流下来，但话语中带出来的哭音却无法掩饰。

“这是怎么啦，到底是大人呢还是孩子呀？刚夸完，又变了！”

“爸，不知怎么回事，明天要走，猛地发现问题太严重了！”

其实这问题压根儿就存在着。只是丁雪梅没意识到。一旦真要离开父亲，那当初认为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成了严重的问题了。

父亲听了，笑着说：“问题本身没什么严重的，是你想得过于严重了。”

“爸爸，我走了以后谁照顾您呢？”

父亲一听放声大笑。

“我说小梅呀，你在家咱们俩到底谁照顾谁呀？亏你还是个学

中文的,这主语和宾语怕是弄颠倒了把?哈哈,哈哈!”

父亲这一反诘不是凭空而发的。

土改后,丁峻峰和庄静都被调到市里来。庄静到一所中学做教师,丁峻峰到另一所中学任副校长,后任校长,一直到现在。

回城不久两个人就结了婚。丁峻峰是解放前入的党,庄静是在土地改革中入的党。他们政治上进取,业务上钻研,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工作很顺利,家庭很和美,有了小雪梅之后,生活更是锦上添花。

谁料,庄静过早地因病去世了。丁峻峰悲痛之余,越发把女儿视为掌上明珠,不过丁峻峰并不溺爱孩子。女儿高中毕业后,他支持女儿上山下乡;大学毕业后,他支持女儿去山区工作。

妻子去世以后,亲友劝他续弦,他不肯,惟恐委屈女儿。平日对女儿的思想学习、饮食起居、衣着伤病以及体育娱乐诸多方面,他这个父亲几乎比做母亲的照料得还周到。就这样,父女相依为命,度过如流的岁月,如今,他的两鬓已添秋霜。

此刻见女儿对他表现出的依恋之情,便尽量创造欢快的气氛,他强迫自己丝毫都不能流露出内心深处那难以割舍的情感。

丁雪梅心里也是清楚的。

父亲见女儿鼓着嘴,脸上挂着几分忧郁之色,便收住笑声,重又坐下来,认真地说:“傻孩子,你忘了爸爸的妥善安排啦?我身体好,还能干上三年五载的,将来离休以后,我就去找你,当不了校长了,做个教员总还可以滥竽充数吧。那里山清水秀,益寿延年,到那时候,说不定我该抱着外孙享清福喽!”

“瞧您说的!”女儿被父亲的话逗笑了。

这位父亲顺势说了下去,避开现在,尽谈未来,大力描绘那美好的前景,滔滔不绝,简直说得天花乱坠。女儿的情绪似乎被父亲

的话语引领着从低谷回到高峰，听着听着不时地发出咯咯的笑声，几乎已不再在意即将到来的别离，却热切地盼望起他日山乡的团聚了。

忧郁化为兴奋，气氛一时间真的欢快起来。

欢快自是欢快，然而，她毕竟不是三岁的小孩，她确实憧憬着未来的无限美好，她更体味到父亲的一片深情与良苦用心。她和父亲在亲切交谈中，牵肠挂肚的问题似乎已得到解决，而细一寻思，却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也没有。未来只是未来呀，现在呢？丁雪梅，这位二十四岁的姑娘，鼓足勇气要踏上艰辛的征途，在这尚未举足之前，却似已先尝到了那艰辛的滋味。

情感是复杂的，心情是矛盾的，泪珠滚落在笑容间。

此时门外隐隐传来叩门声。

“谁这么晚还来？”

“快把眼泪擦干了，让人家看见笑话，我去开门。”

是顾群来了。

“我是来给小梅送行的。”顾群一路说着走了进来。

“顾伯伯！”

顾群见丁雪梅这神情，走近前端详了一下，笑着问：“哭鼻子啦？”

“谁哭鼻子了！”

“说啦，舍不得我这老头子。”丁峻峰一面让顾群坐一面笑着说，“好家伙，刚才嘱咐我好多哪，什么冷了多穿点，热了少穿点……”

“爸爸！”

丁雪梅低着头送过茶来，顾群接过茶杯，说：“峻峰，这倒让我想起过去姑娘出嫁的情景了。姑娘上轿的时候，都要哭的，虽然是